

龚澎和乔冠华是这样牵手的

龚澎,安徽合肥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她美貌绝伦,极富女性魅力。在燕京大学读书时,龚澎即有“校花”之美誉。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她是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1943年与乔冠华结婚,被毛泽东赞誉为“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乔冠华涉足外事工作

如果说1939年底,乔冠华在香港经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中共是其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的话;那么1942年秋,他在重庆与周恩来的初次见面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正是从这时起,乔冠华在周恩来的亲自培养和直接领导下,开始一步步地走上了他日后为之鞠躬尽瘁的职业外交官的政治生涯。

自第一次与乔冠华正面接触以后,周恩来便认真仔细地观察起这个年轻人。他欣喜地发现:乔冠华满腹经纶、才华横溢,非那种不苟言笑、钻故纸堆的书斋学者可比;他思维敏捷、办事严谨,又非通常的那种缺乏灵性、凡事拘谨的教条书生们可及。他分析剔透、预见准确的文章和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的演说报告,曾倾倒过无数忠实的读者和虔诚的听众;他博闻强记的才华,超凡脱俗的睿智,风趣幽默的言谈,浪漫洒脱的举止,潇洒自如的气质,以及宽容大度的风格,形成了他非同一般的才子风度。周恩来感到,乔冠华的这种风格、气质、风度以及他的才华和睿智,正是一名外交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1942年底,重庆《新华日报》整风改版运动结束后,考虑到乔冠华的优势和潜力,周恩来决定,让乔冠华逐步参加党在重庆的外事活动。

“潮湿地下室里的一朵长茎花”

乔冠华到达重庆后,所命笔撰写的述评文章大受欢迎,从事的外事工作又深得周恩来赏识。很快,他就成了重庆的知名人物。

乔冠华抵渝前的1940年8月,重庆办事处来了一位美丽的才女——她就是1938年春自上海奔赴延安,先被安排在由成仿吾担任校长的陕北公学二十二队学习,后又转至由洛甫(张闻天)兼任院长的延安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同年9月跟随彭德怀进入太行山区后被分配到晋东南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的龚澎。

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原名龚振鹏)早年加入同盟会,系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曾出任过陆军第三十五旅(时有“铁血军”之称)旅长,有“铁血大将军”美誉。母亲徐文也颇有文墨,能写一手漂亮书法,是洋务运动先驱徐雨生的女儿、著名革命党人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龚澎的幼年随父母在颠沛流



离中度过,父亲在奔走革命之际,不忘对女儿进行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使她们能在温馨的家庭健康成长。待她们稍明事理,龚镇洲又常以亲身经历给龚普生和龚澎两姐妹讲述中国革命的艰难,使她们潜移默化地形成朴素的爱国思想、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和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高尚情操。

1933年,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很快被推选为燕大自治会执委会委员兼财务部长;“一二·九”后,出任课外活动委员会主席。

1936年,龚澎经陈洁(陈矩孙)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夏,燕大毕业后的龚澎回到上海圣玛利亚女中母校任教并兼任赈济工作;六个月后奔赴延安。龚澎行前虽没说明真正去向,但父亲似乎十分清楚。龚镇洲对女儿说:“你要选择道路的话,你认为是正确的,你就不要回头;如果想回头的话,家门是不会朝着你开的!”

龚澎美貌绝伦,极富女性魅力,在燕大读书时即有“校花”美誉。当年曾当过宋美龄私人顾问,后来成为积极支持中共的社会活动家的加拿大国际友人文幼章,晚年一直与龚澎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后来在传记里,曾以较长篇幅描述了龚澎,称赞她是“潮湿的地下室里的一朵长茎花”。

王炳南的德籍夫人安娜利泽博士在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这样回忆重庆时期的龚澎——……聪明的龚澎,天生丽质,犹如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因其气质不凡,学识深邃而又颇通情理而深受欢迎。因此,某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道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的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睬,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

龚澎天生丽质,才华出众。她兴趣广泛,知识渊博,既能说纯正

的英语,又能写极好的文章,其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文字的驾驭功夫都很娴熟。

人们似乎很难想象,这位燕大“校花”居然还是“一二·九”运动中第一个报名参加“敢死队”的巾帼英雄!她的坚强性格以及挥臂带领“敢死队”冲破军警防线时的飒爽英姿,给后来曾出任过中国驻英国大使的柯华以及当时的一大批青年学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位曾在彭德怀身边做过秘书并在延安担任过毛泽东英文翻译的才女,在重庆“担任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开始了才华横溢的经历”……

“才子”与“佳人”的缘分

就在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

1942年,龚澎连续三天高烧,大夫说是感冒,打了两天针后高烧得昏迷不省,左腿从臀部至膝盖都红肿了,原来是因注射器感染致大面积化脓。于是住进重庆市民医院,由李颢在其臀部开了一刀挤出一大盆脓血。高烧退了,伤口却不见愈合。

接着父亲在桂林不幸去世。随即与龚澎成婚仅29天便匆匆分别的丈夫刘文华,在行军途中突发盲肠炎并引起腹膜炎,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最后竟英年早逝。消息传到重庆时,龚澎刚遭受丧父之痛。周恩来将噩耗暂时隐瞒。

有一天,龚澎收到太行战友、当年的燕大同窗吴青的信。吴青的丈夫何云为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刚牺牲不久。她在信中含蓄地写道“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龚澎意识到发生了意外或不幸,随即去“周公馆”核实。周恩来将实情告诉了龚澎。捧读丈夫的遗书:“……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让龚澎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留下来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她在给吴青的回信中写道。这封长

信以《纪念文华》为题发表于《新华日报》1942年12月6日副刊。

龚澎承受住了一连串打击,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之中……

这年秋天,乔冠华来到重庆。

乔冠华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编委,《群众》周刊主编,党内则属于中共南方局外事组成员。龚澎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继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周恩来英文翻译,不久又出任外事组副组长。实际上,她已成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发布员和周恩来的外事发言人。由于工作关系,龚澎和乔冠华几乎天天见面,而且常并肩战斗。

频繁的接触和交往,龚澎十分欣赏这位身材颀长而瘦削、个性豪放而鲜明、才华出众而渊博的潇洒才子。在乔冠华眼里,聪颖迷人又富有才华的龚澎,简直是精雕细琢的碧玉!原本天各一方又互不相识的“才子”“佳人”,如今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谁能不说他们是天生有缘?

就这样,乔冠华和龚澎由相识而相知,爱慕之情亦油然而生……

“红娘”玉成婚事

乔冠华是冯亦代旅居香港期间相识相知老朋友,龚澎是冯夫人郑安娜在上海圣玛利亚女中读书时同住一室的老同学。偶然的机

会,冯夫人与龚澎在重庆街头不期而遇。冯夫人随即请龚澎到自家小住。在郑安娜看来,龚澎如今更显成熟女性特有的娇美。谈及各自的婚事,郑安娜方知老同学的新婚丈夫不久前刚病逝。

后来,乔冠华和龚澎便成了冯家的常客。

一次,待乔冠华和龚澎离开冯家之后,郑安娜对丈夫议论开了:“一个是才子,一个是才女。依我看,老乔和龚澎是天生一对。当年老乔留学德国时,与龚澎的前夫刘文华一起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编印刊物,从事过抗日救亡宣传……”冯亦代点头称是,君子乐于成人之美。

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开始分头征求乔冠华和龚澎的意见。诚如冯氏夫妇所料,乔冠华和龚澎心中确有此意,只是“谁也不愿先启齿”。热心的“红娘”替他们二人挑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1943年11月,这对投身革命的“才子”“佳人”,终于缔结了良缘,,开始了他们日后27年的夫妻恩爱生活……

因为乔冠华和龚澎的圆满结合,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夸赞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说他们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于重庆谈判期间第一次见到才华横溢、倜傥风流的乔冠华后,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称他们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来源: 中外书摘